

原野的风

秦钦儿

起风了。城外的风进不来，它们为林立的高楼所挡，侧着身子，想要从楼宇间的缝隙挤进来，发出痛苦的嘶吼。

绿化带的树木摇摆个不停，落叶坠坠，哗哗啦啦的，这是风在扭动肢体发泄情绪么？如果不是被钢筋水泥激怒，它们在半空中自在飘荡，会更惬意。

城外山野的风来去逍遥，不带一丝一毫的委屈抵抗。天地开阔，山野空寂，风任意行走，脚步轻盈，无声无息……风真的在行走哩，江南的雨绵密而透明，可是行走的风将它们扯成了一片片雾帘，充满张力地快速平移——风在急急地赶路，顾不得雨情愿不情愿，裹挟着它们从这座山头赶往那座山头，不知道要赴一场怎样的邀约？

在辽阔无垠的原野上，风总是最自由的画家，以无形的笔触，在广袤的大地上勾勒出一幅幅生动的画卷。春天，万物萌动，原野的风带着生机催开千万朵无名野花，虽无人欣赏，却也五彩斑斓；夏日的风穿梭在稻田之间，热烈而奔放，掀起层层绿色的波浪；秋天，原野的风突然变得成熟了，也深沉了，沉淀着收获的喜悦，颌首向大地致意；冬天的风凛冽而粗犷，在空旷的原野上扫荡，撒下片片雪花，将大地装扮成银装素裹的世界。原野的风是大自然的呼吸，是生命的律动，它或轻柔，或狂野，以一种难以言喻的魔力见证着四季的更迭，岁月的流转，也以最真挚的方式诉说着自然的美好与生命的奇迹。

阔大无边的风从山中来，拂过山岬里的一片空谷草甸，那些野草长得密密匝匝——这是一片荒芜的土地。春天里，我带着小儿去那山岬里挖土，打算背回来种菜。正当我埋头铲土的时候，这小子土也不挖了，扔下铲子，奔向那片草甸，呼喊：“风来啦，风来啦！”他满地里跑来跑去地追风，一边追一边用手机拍视频，看样子追风比挖土有趣得多哩。这一番令人震惊的景象终是被他捕捉到了：山风用它巨大的手掌扫过辽阔的草甸，所过之处，每一株野草都俯首称臣，瞬间又直起腰身，又一阵大风横扫过来，野草们再次服服帖帖。风来来回回，掀起一波一波的草浪，起起落落，茫茫草海如龙穿行，舞出了万马奔腾的气势。这自然的力量，这壮阔的风哦。

风还会翻墙。白石山脚下有一片林场，四周有石头垒的围墙，墙外有一口大湖，墙内是林场，看护林场的是跛脚老李。围墙一半沿山蜿蜒，一半伸进湖水里，进出林场有两扇钢筋焊的大铁栅门，终日把锁。四九寒天里，朔风呼啸，把一湖冬水搅得皱皱巴巴。马上要过年了，老李女人拖着两三年的儿子去湖边浆洗被面，她用棒槌一下一下敲打被面，棒槌起起落落，水花四溅。隔着十几米远的地方，顽皮的孩子蹲在墙根玩水，不小心一个跟头栽进了湖里。所幸下半年湖枯水浅，孩子在水里不停地扑腾，号哭，哭声被大风反方向刮走了，老李女人的眼里只有棒槌和被面，全然没有听见。可是风听见了，风也不是那么翻脸无情，它越过石墙，把孩子的哭喊送到了墙外，过路的砍柴人听得清清楚楚，急急地翻过铁栅门，把冻得发紫的孩子捞上了岸。

到城外走一走，吹一吹山风吧。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立在山岗的风头上发呆，他凝视着幽深的水面，一动不动——这山岗下的村庄曾是他的家园，这水库底下淹没了他的祖宅地基，或者还有他逝去亲人被迁走的陵墓。这里曾是他童年生活的地方，儿时活色生香的乐园。那些风啊，云啊，光影啊，溪流啊，鸟儿啊，还有草际间数不清的虫子们，都聚在一起没日没夜地奏乐，歌舞升平。曾经那么热闹的世界呵，如今变成了一片汪洋，成了人迹罕至的库区。

山风轻拂，一位老人就这么在风里头立着——在时光的长河里，从少年到暮年，一个人的一生就这么一点一点逝去，消失在风里头。他的那点回忆啊，惆怅啊，扔进硕大无边的风里，又算得了什么？算得了什么呢？

从前的冬天

虞燕

我凑近玻璃窗，对着霜花哈气，窗上起了雾，伸出手指涂涂抹抹。奶奶拎着热水壶在院子中央站定，说费这劲干吗，太阳一照就没了。她哪知道，我是觉着好玩，巴望着多结霜花呢！

当然，一旦小河结了冰，霜花便失宠了。河面像铺了层玻璃，光滑、透明，风吹过，纹丝不动。小孩们受到了谁召唤似的，“呼啦啦”全围在了河边。我跟弟弟急了，这河是我家的，河里的冰也是我家的，人家才不搭理我们，一门心思从河里捞冰块，各有各的法子。我俩没辙，只能加紧捞，要捞得比他们多。捞上来了还互相争抢，冰块碎裂了，融化了，个个湿了棉鞋、袖子、前襟，小脸红扑扑，分不清是冻得，还是兴奋得。

奶奶一拍大腿，这还了得，非感冒不可，硬把我和弟弟拉进了小屋。奶奶往灶膛前一坐，点燃叶片、干草，鼓起腮帮子往里吹气，火苗上蹿下跳，活泼得很，再送木块等硬柴进去，猛拉一通风箱。待火势稳定，便轮到我俩坐在了那里，两双脚乖乖搁于灶膛沿，慢慢地，脚心像注入了一股暖气，暖气流慷慨地传至全身，心想，等母亲从教导队洗衣服回来，应该烘干得差不多，不会挨骂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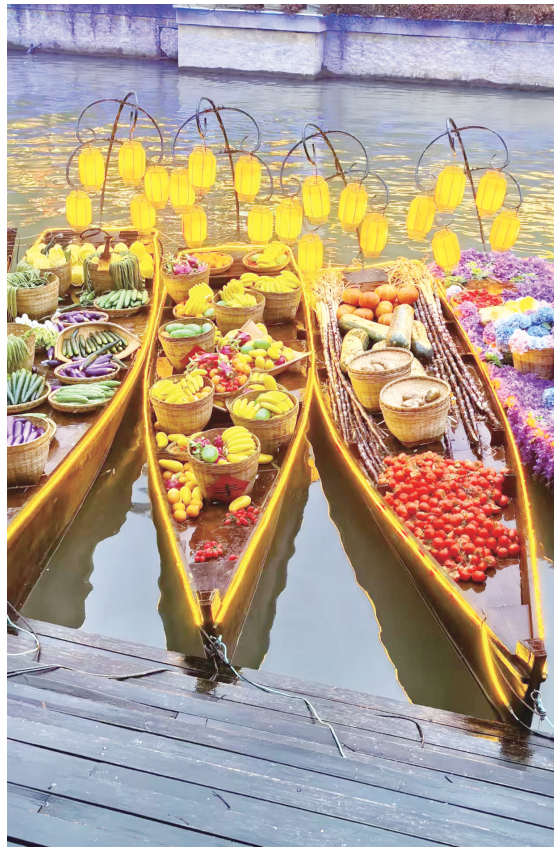
奶奶添了柴，还埋进去几个小番薯，我和弟弟两眼放光，更舍不得离开灶膛了。等吃的过程是一种煎熬，嫌火小，嫌灰不够厚，弟弟的脖子伸得老长，恨不得钻进灶膛里去盯着，奶奶在旁笑道，可别烧焦了头发，爷爷接上一句，那就免费烫发了。终于，草木灰的气味里混进了一种焦香，且香味渐浓，我学着奶奶的样子，用火棍子压一下红薯，试探是否变软，奶奶说先别扒出来，再捂一捂，我只好松开火棍，猛咽了下口水。

煨熟的番薯外皮焦黑似碳，跟煤球差不多。稍晾凉，爷爷抓起两个，扔沙包一样在两手间来回抛，这“杂耍”弟弟自然赶着效仿，结果，“啪嗒”掉地上，番薯皮开肉绽，无妨，捡起来吃，皮还更好剥了。煨番薯甜香绵软，一个落肚，胃里热乎乎，全身暖融融，好想在灶膛边睡上一觉。

下雨天最无趣。雨水发了狠，从屋檐不断流下，风也不甘示弱，横着刮过，雨帘斜着飞，溅落脸上，阴冷丝丝入骨。整个院子被润湿，颜色变深了，从家门口看去，湿漉漉的石头屋好似矮小了些许。爷爷奶奶裹紧厚棉袄，打着伞走过院子，走路尽量踮起脚尖，轻而慢，生怕弄湿了灯芯绒棉鞋。他们一进屋，就不再轻易出门，还把门关得死死的，以防冷风入侵。隔壁的小孩都不出来玩了，甚至连麻雀也没影了，寂寥得令人心慌。

幸好，捱过几天，太阳总是会出来的。金灿灿的阳光铺洒在院子里，整个世界都变得明亮和充满暖意。周遭，各类声音此起彼伏，多样气味在空气里交汇，小孩们蹦来蹿去，活络得分，被大人追着骂“小猢猻”。

趁天气大好，母亲剖了过年的鳊鱼鲞，一条条挂在晾衣绳上，奶奶切马鲛鱼



丰收之舟 汪丽娟 摄

成片，用小圆筛晒起，待半干后制熏鱼，那是她最爱的下酒菜。鱼腥味强势，生生挤走了其他气味，连河对岸的人都闻到了。四邻八舍来串门，站在院子里闲聊，话题离不开鱼鲞，离不开年货，各自操着心，语调却轻松，一串串句子弹弹跳跳，在阳光下撒欢。

院子大，且四处通风，日头聚起来的热气容易发散，算不得晒太阳的好场所。爷爷戴了顶翻毛帽，两只手交叉插进袖口，还是受不住冷不丁袭来的寒风，紧缩着脖子。母亲想到了法子，爷爷奶奶和她一起行动，把院子里的木柴搬上我家的台阶，整整齐齐码在西面的水泥柱旁，相当于堆了一堵木头墙，再关上对面的屋门，便形成个半包围的空间，挡住了大多数的风。爷爷说，这下成风水宝地了。

“风水宝地”像个热情的主人，总能把大家召集在一块儿，太阳往外移，人也跟着动，从墙边一点一点挪至屋檐底下。奶奶跟邻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，抱着火熄扯着嗓子，爷爷听了会便打起了盹儿，母亲搬出了竹床，晒被子晒枕头晒厚衣裤，婶婶哼着歌打毛衣，若不是有母亲炒的瓜子和奶奶煎的番薯片，我们小孩才不会老老实实待着。

安分只是暂时的。弟弟跟狗子玩闹一通，转眼从厨房拿了年糕，揭开火熄盖，扔了进去，又怂恿堂弟一起打陀螺。我把自己丢进母亲晒的被子里，又软又暖，赖在那儿不想动，母亲心疼新被子，把我拎回了椅子上。爷爷完全不受周围影响，靠着椅背，头微微垂着，甚至发出了鼾声，我拔下一根头发，在他脸上爬呀爬，爬过脸颊，爬过鼻子，爬过眼皮，爷爷的皱纹快速抖动了下，半睁着眼，样子有些无辜。边上大人小人都笑了，笑得那么恣肆。

这时，煨年糕的香味飘了出来，我眯起眼深吸了一口。小小的我理所当然地以为，这样的日子，长长久远着呢！

